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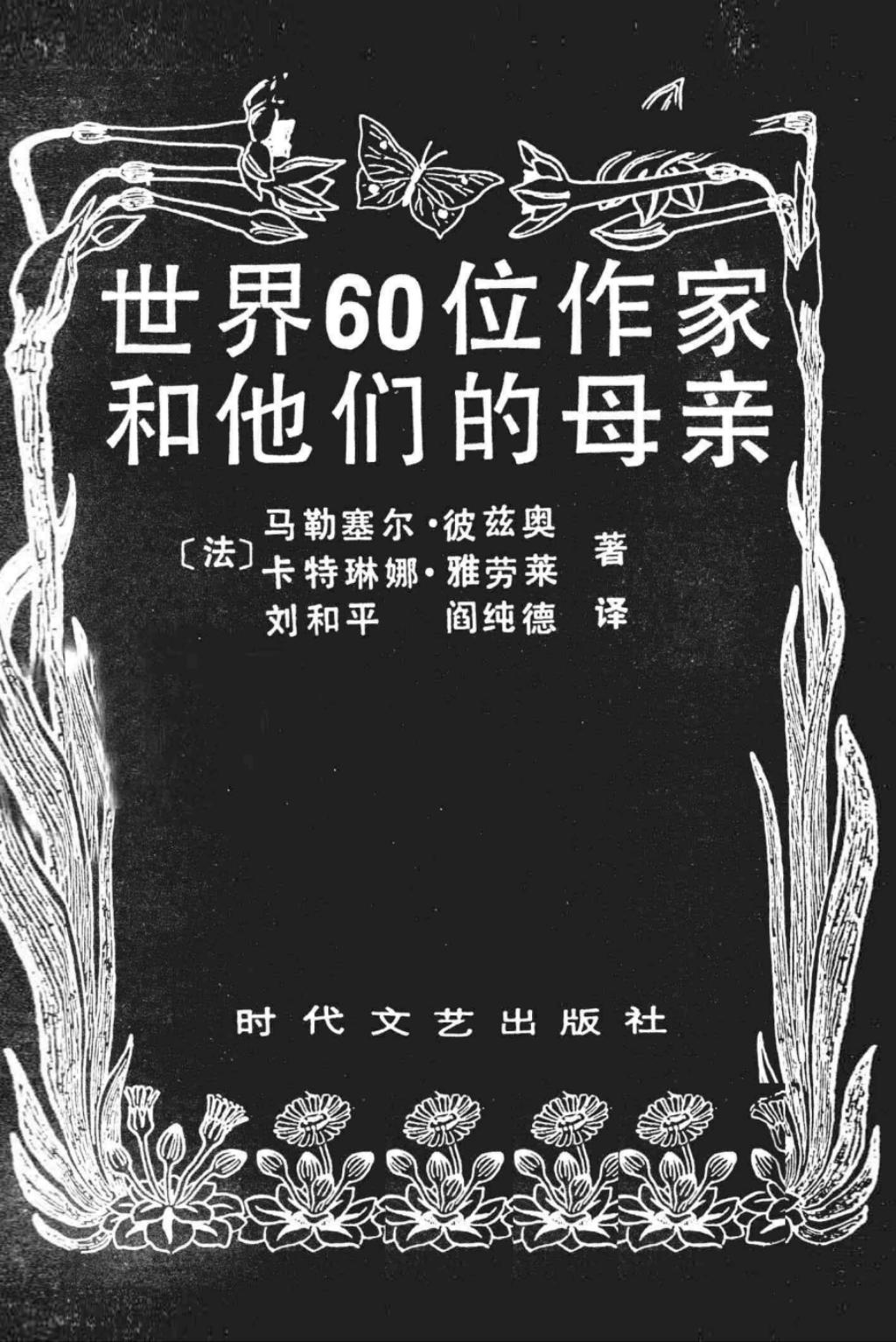
# 世界60位作家 和他们的母亲



[法]卡特琳娜·雅劳莱  
马勒塞尔·彼兹奥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和平 阎纯德译





# 世界60位作家 和他们的母亲

[法] 马勒塞尔·彼兹奥 著  
卡特琳娜·雅劳莱 译  
刘和平 阎纯德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05号

SHIJI ELIUSHIWEIZUOJIAHETAMENDEMUQIN

**世界60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法〕马勒塞尔·彼兹奥  
卡特琳娜·雅劳莱 著

刘和平  
阎纯德 译

---

责任编辑：姜淑华

封面设计 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15000字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4000册 定价：5.90元

---

# 月亮太阳和母亲

## ——序《世界60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阎纯德

1990年春风初度塞纳河畔，卢森堡公园已是绿意鲜花满眼。一次难得的聚会之后，一群中国人结伴走上巴黎街头，在拉丁区的圣米歇尔大街闲逛书店。那一带是最著名的文化区，书店画店林立，塞纳河畔的小书摊更是人类文化艺术长廊里独有的奇观。在那里游逛，就是翻翻书不买书，也会有异样的享受，那种惬意，那种心态，将成为永不消失的文化磁性，牢牢附着在美好的回忆里。

那一次，一个重要的收获，不是购买法兰西人的名著，而是得到一册1988年出版、在法国甚为畅销的当代世界著名作家谈母亲的好书《世界60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原书名为《献给我的母亲》）。

母亲和作家，作家和母亲，这中间有一条终生走不完的路，这条路象一道长虹，似一条剪不断的脐带。

人人都有母亲……我们不能没有母亲。

母亲，是爱，是仁慈、善良、温柔的代名词。

母亲是我们精神的支柱、生活的主宰，是人类的一部通史。

从睁开眼来到世上，跳出襁褓，到唱着歌或抹着泪，闯过青少年最后一道门槛，从自己变成母亲或父亲，直至两鬓霜白，我们仍然需要母亲，记忆里最美的女神仍然是母亲。母亲之爱陪伴我们走过一生……

月亮是母亲，太阳是母亲，母亲是养育我们的土地，是江河，是高山大海，是歌，是诗……

我们离开那个母系氏族社会已经很久，但是母亲还是母亲。

母亲是伟大的永恒。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许多作家和知识名人，都爱在自己的处女作或重要著作的扉页，深情地写上：“献给我的母亲”。

现在，我们把法国、瑞士、美国、加拿大、巴西、苏联、日本、朝鲜、伊朗、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南斯拉夫、黎巴嫩、苏格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及华裔作家韩素音等数十位当代著名作家谈母亲的这本书献给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使人如身临其境、耐人寻味、感到亲切的异国文化意识浓厚的好书，是中国的父亲母亲和作家艺术家们的必读之作。

本书由法国作家马勒塞尔·彼兹奥和卡特琳娜·雅劳莱合著。他们利用到各国旅行的机会，专门采访了几十位作家。关于母亲，他们的提问是自由式的，与作家的交谈完全无拘无束，在写作上也尽可能保留其口语的特点和顺序，使文章显得简明逼真。作者说写这本书没有任何特殊目的，也没有进行心理、思想分析的企图，他们只对作品的问世感兴趣。而译者则不然，一开始我们就是怀着一种“功利主义”

来译这本书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作为一种了解、交流、借鉴、启迪，总之于我有益。本书里作家的回答五花八门，色彩纷呈，他们向这两位法国采访者介绍了各种文化背景和环境中的母亲——去世很久的、刚刚去世的或仍然健在的。作者深“被一个个幸福、精采，特别是充满坎坷与艰难的奇遇故事所感动”。作家们几乎都向他们提供了母亲的扣人心弦的照片，于是便有了这本《献给我的母亲》。

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少大作家都为自己的母亲立过传，作为精神遗产留给人类的文化宝库。维龙、雨果、普鲁斯特、兰波、波德莱尔、高尔基、塞万提斯、鲁迅、郭沫若等，都在他们的作品里留下了母亲的形象和性格。事实上，许多作家，虽然在作品里没有描写自己的母亲，但他们的成长、习惯、精神、品格和观念，无不“先天”地打上母亲留下的深刻烙印。母亲——不管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她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和人生道路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种“血缘”的或后天的影响，人们几乎无法避开。作家，不管有母亲，还是无母亲，都会有个母亲的影子跟随他进入创作的过程。

读完此书，我们会发现西方作家谈论母亲的直率，他们不为自己的母亲扬善隐恶。本书的作者说：“我们注意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人们深深了解的传统的母亲形象已不复存在。理想的母亲存在吗？面对千姿百态的母亲和作家谈话时的强烈反映，有时会让我们瞠目结舌。这数十位作家，年轻的只有30多岁，年迈的已经90高

龄，但在母亲面前，他们都是孩子。我们被他们充满感情、真诚坦率的话语深深打动，有时也使我们大惊失色。这些儿女回忆的是过去的爱或痛苦、愉快或悲惨、撕人心肺或宁静恬淡，以及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幸福或伤心的时光，也有他们带给母亲的安慰。”一言以蔽之，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其影响深入灵魂，且直到永远。本书里的作家，一是因为母亲成为作家，二是为了反抗母亲成为作家。其实生活里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没有母亲而成为作家。总之，许多人是因为母亲才成了作家。

我们深信中国的读者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启示，读了之后，都会想想自己，想想孩子，想想母亲。这样，自己便会努力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当一个好父亲，好母亲，作家们也会提起笔，开发属于东方的那片浩荡的母性恩泽，净化我们的文化和社会。

本书绝大部分篇章都为刘和平女士所译。真正的翻译是灵魂的转生，而她的译笔凌厉、缜密、传神，相当成功地体现了信达雅的精神。

在结束这篇小序时，我要提起作者的一句话：

“这几十位作家中的大多数，在数年后仍感到自己是失去母亲的孤儿。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

我的回答是：不奇怪！因为我们人人需要母亲，生活和历史不能没有母亲。但是最终，我们自己都要沦为孤儿，不过我们又要做人父人母……

1991年8月15日于北京

## 原书前言

“献给我的母亲”（原书名），常是作家处女作上的题词。现在，我们又以它为题同数十位作家进行交谈。在这些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中，无论起的作用是有益的或是无益的，母亲确实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这些无拘无束的谈话，我们注意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人们深深了解的传统的母亲形象已不复存在。理想的形象存在吗？面对千姿百态的母亲和作家谈话时的强烈反应，我们会瞠目结舌的。这数十位作家，年轻的只有30余岁，年老的已90高龄，我们被他们充满感情、真诚坦率的话语打动，有时也会大惊失色。这些儿子女儿回忆起过去，都充满爱或痛苦、愉快或悲伤、撕人心肺或宁静恬淡；有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幸福或伤心的时光，也有他们带给母亲的幸福。有的人，创作应归功于母亲，但另一些人其创作也与母亲息息相关。

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留下母亲的足迹。读者看到的是在生活与作品紧密联系的动荡时代，而这种印迹在现代作家身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最能用文字表达儿女同母亲关系的，难道不是作家吗？

同这数十位作家谈话前后一年多。对作家的选择没有任何规定和标准，倒有偶然性，我们通过阅读和会面与他们结识，同时也取决于作家是否接受采访。不肯谈自己母亲的作

家，我们无法选进来，他们可能有一定的苦衷。

借周游各国的机会，我们向法国及其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20多种语言的男女作家采访、提出问题。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各个领域、各种环境中去世许久、刚刚去世或健在的母亲。

旅行归来，我们被一个个幸福、精采，特别是充满坎坷与艰难的奇遇故事所感动。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为我们提供了母亲的照片，当然通常是她们年轻时的照片（我们不想要她们现在的照片），效果当然是扣人心弦的。

……该书提供的形象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作家是否与这几十位作家有同感？在母亲与作家的奇特关系中已经各有特色，作家与母亲之间的道路不会雷同。

父亲的形象出现很少，当然是有意的。作家们在谈到父亲时都有许多话要讲。在母子关系中，只能通过文字猜测，永远不可能确切描述父亲在这一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这几十位作家中的大多数，在数年后仍感到自己是失去母亲的孤儿。这难道不奇怪吗？

**作者\***

---

\* 马勒塞尔·彼兹奥系1947年创刊的“84”杂志创始人之一，曾先后出版小说和神话故事，并荣获伤感幽默及“小挪亚”奖。他曾先后担任电台及法国著名杂志《巴黎竞赛》、《玛丽·克莱尔》记者。卡特琳娜·雅劳莱担任《电子生活》月刊、《当代妇女》周刊记者，并任国际记者会会刊协副总编，曾与人合作出版多部作品及小说。

# 目 录

序.....	阎纯德
原书前言.....	作 者
1. 巴西 若热·亚玛多.....	( 1 )
2. 法国 罗伯尔·安德烈.....	( 9 )
3. 摩洛哥 费尔南多·阿拉拜尔.....	( 16 )
4. 法国 埃尔韦·巴赞.....	( 22 )
5. 法国 塔阿尔·本·杰伦.....	( 28 )
6. 法国 雅克·博莱尔.....	( 34 )
7. 瑞士 乔治·博尔热.....	( 41 )
8. 法国 达尼埃尔·布朗热.....	( 47 )
9. 法国 卡米尔·布尔尼凯.....	( 53 )
10. 法国 让-雅克·布罗什埃.....	( 59 )
11. 巴西 安东尼·卡拉多.....	( 65 )
12. 法国 托尼·卡尔塔诺.....	( 70 )
13. 法国 米歇尔·夏卢.....	( 76 )
14. 美国 热罗姆·查汉.....	( 84 )
15. 法国 尚达尔·莎娃美.....	( 90 )
16. 法国 乔治-埃马纽埃尔·克朗西埃.....	( 97 )
17. 比利时 雨果·克罗斯.....	( 103 )
18. 法国 伯尔纳·克拉韦尔.....	( 109 )
19. 瓜德罗普岛 马里尤斯·贡德.....	( 115 )

20. 法国 克洛德·库方 ..... (122)  
21. 海地 罗纳·德拜思特 ..... (128)  
22. 法国 安德烈·多泰尔 ..... (136)  
23. 法国 玛格丽特·杜拉斯 ..... (142)  
24. 法国 维维亚纳·福雷斯蒂 ..... (149)  
25. 马提尼克岛 爱德华·戈里桑 ..... (157)  
26. 法国 让-埃德·阿里埃 ..... (163)  
27. 日本 井上靖 ..... (170)  
28. 美国 埃利克·琼 ..... (176)  
29. 黎巴嫩 韦努·库利一歌达 ..... (182)  
30. 南斯拉夫 达尼罗·吉斯 ..... (189)  
31. 德国 阿特穆·朗日 ..... (194)  
32. 法国 吉尔·拉普日 ..... (200)  
33. 法国 查理·勒·干泰克 ..... (206)  
34. 苏联 爱德华·里莫诺夫 ..... (214)  
35. 法国 让·劳德斯 ..... (221)  
36. 加拿大 安冬尼娜·玛莱 ..... (227)  
37. 法国 弗朗西娜·德·玛尔蒂诺瓦 ..... (233)  
38. 比利时 皮埃尔·麦尔坦 ..... (240)  
39. 意大利 阿尔贝·莫拉维阿 ..... (246)  
40. 法国 爱德加·莫兰 ..... (253)  
41. 比利时 诺尔热 ..... (259)  
42. 法国 马塞兰·普莱纳 ..... (266)  
43. 加拿大 约瑟特·帕特 ..... (272)  
44. 法国 米歇尔·拉贡 ..... (278)

45. 伊朗 雷瓦尼 ..... ( 285 )  
46. 法国 马尔泰·罗伯尔 ..... ( 291 )  
47. 比利时 多米尼克·罗兰 ..... ( 298 )  
48. 法国 罗伯尔·萨巴蒂埃 ..... ( 305 )  
49. 阿根廷 艾尔奈斯多·萨巴多 ..... ( 311 )  
50. 阿尔及利亚 雷伊达·赛巴尔 ..... ( 316 )  
51. 法国 菲力普·索莱尔 ..... ( 322 )  
52. 中国 韩素音 ..... ( 328 )  
53. 法国 让·塔迪沃 ..... ( 335 )  
54. 刚果 赤卡亚乌·汤姆斯 ..... ( 342 )  
55. 法国 弗雷德里克·特斯当 ..... ( 349 )  
56. 法国 罗歇·弗雷尼 ..... ( 356 )  
57. 苏格兰 克奈斯·爱特 ..... ( 363 )  
58. 阿尔及利亚 卡特·亚赛纳 ..... ( 367 )

**59、60 略**

## 若热 · 亚玛多

(Jorge Amado)

我母亲是印第安人，矮矮的个子，一头乌发，直溜整齐。她很苗条。她漂亮吗？当然漂亮，因为她是我母亲。她和印第安血统的外祖母很相象。外祖母名叫艾米莉亚，是个非凡的女人。她没上过学，完全靠自己学会了读书写字。没人讲起过我的外祖父，朦胧的记忆告诉我他是个猎人，那年外出打猎，丢下了只有19岁的艾米莉亚，从此杳无音信。外祖母生了两个男孩和包括妈妈在内的4个女孩。她生其中两个女孩时只有12岁。他们住的地方盛产可可，外祖母住在布兰卡一个小村庄里，靠经营一个门面不大的蔬菜店营生。那时，掠夺土地的斗争相当激烈。

在我妻子泽莉亚面见母亲之前，我拿出一张照片对她说：“这是我妈妈拉露，她可不一般（母亲实际叫欧拉莉亚，但我们都尊称她拉露）！她很机敏、灵巧，印第安人血统使她多疑、好奇，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还告诉她，母亲耳朵聋了，总是声嘶力竭地喊叫，生怕别人听不见。母亲的另一特点是时而撒谎，当然不是真撒谎，她有超人的想象力，喜欢讲神奇故事。

她们婆媳第一次见面是在里约热内卢机场，下飞机前，

我对泽莉亚说：“你会立刻认出她，她纤瘦矮小，梳着典型的印第安妇女式直发。”泽莉亚在接机的人群中四处寻找头发紧贴头皮的女人。当我问她看到妈妈没有时，她失望地说：“你母亲没有来。”实际上母亲就在人群中，那位系着发卡、满头波浪、纤细身材的女人正是我的母亲。

能对母亲印象这么深，还应该感谢泽莉亚，感谢她送给我的那件非同寻常的礼物。那是她为祝贺我70岁生日和我的第一本小说问世50周年而送给我的一本书——一本她写的书：《旅游帽》（《Un chapeau pour voyager》）。书中叙述了1945及1948年我们与母亲共同度过的难以忘怀、充满欢乐、丰富多采的时光。多么美好的礼物啊！

现在，每当我想起母亲，展现在面前的则是她年迈时的容光。正如泽莉亚描写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的面颊从未感受过珍珠霜、护肤霜、奶液的亲昵，纵横着一道道幽深的皱纹，展示着一生的艰辛和坎坷。时装、时尚更与她无缘，也不会从中汲取灵感以改换裙子式样。想了解母亲可不是件易事，她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表面看去，她很随和，实际上却非常固执，直言不讳，不肯轻易让步，承认失败……”

父亲柴奥象母亲一样也没进过学校。父亲是移民，由商业代表变为可可种植园主，并卷入了争夺土地的斗争。他们结成伉俪时母亲25岁，比父亲小5~6岁。到底小多少，无从查询，当时还没有出生登记表。只知道母亲2月2日出生。他们含辛茹苦，如牛负重，才换来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变成了种植园主。

母亲比较迷信，丢了东西或谈及婚姻之事，总半开玩笑地提到圣·安东尼。父亲离世之前似乎比她更信上帝，他虔诚地相信圣灵，相信人有来世，能够显灵。母亲对他虽有责备，但从不违拗。

父亲逝世前的三四个月可以说是痛苦难熬的，有人说他是癌症，可检查结果不能证实，他便嗔怪管事的人全是妖魔，深信中了魇魔法，于是请来一位医生的妻子驱邪，她施了催眠术，顷刻间父亲的疼痛消失了。施什么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父亲不疼痛了。母亲不无蔑视地注视着这一切。

一天午饭后，我们同往常一样玩牌。我父亲擅长作弊，母亲更甚。我的一个哥哥是记者，那天他来看望父母。他走后不一会儿功夫，父亲变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一小时后，给父亲驱邪的那个女人又来了，她叫醒了父亲，问他：“你记得我是谁吗？”父亲说：“当然记得。”他微微一笑，便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们共同生活了60年。

尽管母亲个子矮小，体态纤细，但无论是体质还是性格都很坚挺、刚劲、顽强。她常说自己的病魔缠身、无病不有，但实际上很健壮。我刚刚几个月时，她和其兄弟、后和我父亲一起经历了为赢得土地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母亲似乎不会唱歌。3岁的哥哥若弗尔的死使母亲变得沮丧、失望、日趋憔悴。皱纹从那时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悄悄爬上了她的脸庞。

记得她45岁那年，有一天她不慎跌倒了，摔得相当厉害。我们都以为股骨出了问题。其实是阴户旁裂缝。她对我

们说：“没关系，它已经没有用了。”她总是这样诙谐、幽默，但略带苦涩。

当母亲不愿被别人打搅时，就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耳聋。一天，我兄弟拿着一本里约热内卢听力中心的广告简介，跟她要250克鲁赛罗买最新式样的仪器：“妈妈，你会重新听到声音的。”但遭到她的拒绝。几天后，泽莉亚陪她去听力中心检测。她当时心情极坏，特别是人家让她脱掉衬衫，将一个20公分长、15公分宽、装有电池、备有悬带的法兰绒书包套在身上时，她十分严肃，蔑视别人，象个木雕泥塑。突然，她以印第安人的口吻质问：“你们难道以为我不会戴这个重家伙吗？”检测时，人家几次问她能否听到声音，她默不作声，面如大理石，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检测失败了吗？不。当一位检测人员突如其来地问及她个人问题时，她掉进了陷阱，回答了问题。随后，她自己也会心地笑了……从此，仪器再不离身，听觉恢复了，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地说：“生活真美！”

母亲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蛇的故事，特别是被类似鸵鸟的擒蛇鸟杀死，然后分成几段的蛇。她曾看到过一条响尾蛇到房后潺潺的小溪边饮水。“老人都知道，毒蛇想喝水时，将毒液吐在一片叶子上，喝完水再吸进去。有一次，我看到一条毒蛇喝水，便在周围的叶子上找它的毒液，很快我就发现了，是绿色的，或者说是碧绿色的。我立即把它抛到远方，然后躲了起来，以防被蛇发现。当毒蛇返回来找毒液时知道毒液不见了，便骚动起来……突然，它看到我，明白是我把毒液扔掉了，便疯狂地朝我进攻。它摇着尾巴，滋滋叫。我

惊慌地逃跑，边跑边喊：“毒蛇！毒蛇！”蛇突然腾空跳跃起来，就在此时，一只擒蛇鸟在空中不失时机地衔住它，用尽全力将它甩在一块硕石上，蛇血四溅……”

还有一件事我始终记忆犹新。一天晚上，母亲同一位众所周知的邻居坐在门前。她们关系很好。当时母亲有了身孕，就是我最小的弟弟。突然，一条蛇从檐槽下爬到了她的脚上——我们居住的地区蛇很多——她看见蛇爬过来，一点儿也不惊慌，一动不动，注视着它。蛇爬走了。她若动一动，蛇肯定会进攻。我当时吓坏了，真佩服母亲的沉着冷静。这是我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当时我们住在小农场，但由于水灾，我们后来被迫离开，搬到一个贫穷的城市。这个城市现在已经变为富人区。在那里，我们生产皮靴子。记不起母亲当时的情况了，父亲不久后参加了政治斗争，母亲全力支持他，倾心关注他的一切活动。她深深地爱着父亲，夫妻俩如胶似漆，恩爱如故。母亲温柔体贴，但从不表露出来。

两位老人灯下相伴读书的情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父亲手捧葡萄牙文大仲马的小说，母亲翻阅当时流行的连载小说，有的书名我还记得，如《马戏团团长的女儿》(La fille du directeur du cirque)、《新婚之夜逐新娘》(Chassée le soir de ses noces)。我当时正读《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

我读法律完全为取悦于父母。我很早开始记日记、读文学作品，18岁时我将第一本小说奉献给他们，从此走上作家